金壺七墨

金壺醉墨 卽醉言

缽池 黃鈞宰 天河

推測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率天下之人作奸犯科肆無忌憚者自此言始矣天氣也氣涵於土發皇於萬物而噓吸融合於人自地而上至於無所至極莫非氣卽負非天也人在天中天在人心中故地與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萬物生於垢樹穀糞治化蟲溼蒸胎卵之屬精始血成潰腐朽穢積氣之門故精潔者蕭靈巧者鑿君子杵穀

而食搦錫而衣斧木鎔金而器故曰不垢不生不敗不成

氣積於兩間宣於萬物而流行於人平世之人其氣舒舒則和和則淫淫則偏偏則有勝有不足不足則屈屈則伏伏久則發故貴者恃權富者恃錢能者恃言權強欺弱錢衆欺貧言巧欺拙凌之若暴正也虐之若暴順也凌虐而淺於氣爲怨凌虐而深於氣爲冤將雨則虹積實則光山嵐水溼爲癘爲瘴怨與冤氣屈伏積厤其發也恆見於兵兵興而後以弱死強以貧暴富以拙害

巧是故謂之反

獵者不見水漁者不見山山非不高水非不深意不屬

不知其大無所取給不慕其尊也

廣漠之地泯然無榮枯幽元之都寂然無生死故木枯

於方榮人死於初生

帥衆人而遂已事衆人樂成之謀未專於一人則囁然

不欲盡辭矣故人可用不可恃用人者成恃人者敗言

乎先發之難也

或問史稱漢高爲龍種宋祖之生異香滿室於寡有之

乎天河生曰然有之然史臣之好誕實甚何必帝王爲異人任哉夫屏棄耳目觀人深際者千中之一二餘則夢矣懷抱偉岸擇主而事者萬中之一二餘則流矣奮起角逐智勇相尚者億兆中之一二餘則仆矣且夫畧行者必爭蔭饑處者不擇炊遯聲斂景舉世同規謀出者如彼附和者如此豪俊餌之枯朽羅之義餌仁羅陽縱陰擒極人之量天地從心何必帝王爲異人任哉人博博天博人博者一博而爲虛爲雄聽其自轉不能質則爲天尚不知人之虛與雄也人自爲之也

天地以氣食人萬物以體食人人以心食人故天地之間互相食互相食故化行食於人而不思所以食人者必死於滿

何謂賢制欲而已何謂不肖縱欲而已縱欲順而易制欲逆而難積難成貴士女一也途有美女或以財色挑之其女歸而泣三日不輟以爲非義之緣輕侮之辱自愛者不受也無故而以非義挑士夫得不謂之輕且辱乎不惟受之又從而招之士多金以爲才女多男以爲富

水吾血石吾骨土吾肉風雷吾耳日月吾目也萬物吾
心人吾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猶以手足藩心
金玉生於山竹箭木石禽鳥屬焉珠寶生於水魚鼈蚌
蛤屬焉五穀生於地果蓏蔬菜羊豕之類屬焉邦治之
世取之有節食之有時生齒繁奢搜探失度則造物不
能給故五年一小災十年一大災百年之間必有兵燹
兵燹作而耕地者荒採山網水者廢是乃天之所以息
地力也

洞虛先生與木土說鬼爭論有無相持不決訟於天河

生天河生曰皆是也氣麗於質人秩其身質亡氣聚魂魄微存氣質俱敝死鬼死人是故忠義節烈正氣常伸鬼之大者其名曰神思婦怨女纏綿鬱結是曰情鬼寸心不滅才士文人賫志歷埃是爲靈鬼淸虛往來亦有寃魄勢力不齊含悲茹憤陰風淒淒短折之夭逢凶奪理取精賦强是爲厲鬼耳目所及稗乘所陳倘怳離奇盡此數種未聞有精神耗竭心氣銷亡猶能兆影犀裘表形暮夜者也

東鄰殺羊美酒膏粱西鄰咽糠潤喉無粱問予如何中

隳其牆

見寇而治寇不如閑寇而恤民譬若救火者然救火者徒撲已火之火而火終不止不如急溼未火之屋而火不能延也

老子云齒剛則折久存者舌感澤云肉腐而寒其骨獨完未可相非也

夏客見羊而笑曰若不患暑何也六月披裘感澤曰是羊之身猶君之首君知暑之不暑其首則知羊之不暑其身矣時人謂之夏客笑羊

水族食其類人食非類故天地貴人天地知魚體以類用食牧鱗甲其體而人則柔之若使水族而人其體也者則水無族矣

爲人而求標異於人是自棄於人也人則何異哉乞丐與我同耳與我同體而不與我同性者其賢人乎思其所以異於賢人者可矣

萬物窮於所不能之事天必有所予以濟之非獨傳之翼授之角也故人無窮於天地者其終窮者其自窮者也

人生無因果鬼神無感應時運星相無憑一言以蔽之曰氣而已矣作善者其氣舒故祥和光[illegible]應之作[illegible]其氣慘故幽沮怪戾者殃之下士觀形中士信因上士審氣氣也者大人之交理數之滙也

人非牛不殺不殺不生人生而牛殺是牛生人以自殺也人非牛不生不生不衍殺牛而食其肉是人衍於牛而以殺報之也牛生以力食人死又以肉食人嘗其食肉則思穀食穀則思牛其欲咽而不能下乎

同目異視同耳異聽不可强也强天下之人而目必與

我同是之謂者歟
敬老同而事親加孝恤幼同而愛子加慈反目者無循仇鬩牆者禦外侮人情之私也王者卽以天下之私合而成一人之公如是焉是矣故曰私情者聖世之大公也人欲者天理之極則也非縱情逞欲之謂也

醫家以臟腑分配五行牽强之甚者也腎水何以剋心心火豈能生胃諸云人身一小天地脾胃地也發生之原重濁者歸焉肺爲華蓋天也涵覆之象輕清者運焉而心主爲人君夫肝爲陽中之陰風雷之烈根於后土

故肝主動主怒而與脾同色腎爲陰中之陽河嶽之精上爲星漢故腎主智主靜而與肺同源人生於胃死於心息心衛生思過半矣

廣田園遜職位於人無與也然而淺者矜焉人猶舟也勢位富厚其運載之物也體大者不驚量狹者易溢溢則傾傾則覆矣

器之成於人者先敗之琢玉雕木皆然也麥之爲醬也豆之爲豉也秫之爲酒也蒸而熟之又從而覆之使之霉爛敗壞敗之又敗而大美是焉故物有成而敗有敗

而成。有敗而終敗。是棄材也。

日烏月兎道家之說。烏喻雞也。日位於卯。卯合酉。象故雞皆感日而鳴。月位於酉。酉孕卯精。故兎則感月而拜。

物生於冬。榮於春。蝸於夏。死於秋。人所見爲生。非其所以生。所指爲死。非其所以死。隕木也。蟄蟲也。生氣之窟於性也。夫人之隕。亦蟄其性焉可已。

天河生夜行荒山中。或泣於途。召而問之。曰吾有至寶。可以辟水火。而人不知也。吾不欲自炫。以丐人之知。懼天地之精氣。汍滅而不顯。斯人日即於水火而莫之脫

也情不可忍世不可干時不可待吾是以悲生曰寶何在逡巡而退屹立而不言明日跡之有石如人天河生知其璞也亦泣而還

時無災祥金木土石無怪異萬事無命無數庸衆具人中材因人傑士盡人知人之貴然後不讓能於天地不受命於鬼神

天之生人同其所同不同其所不同譬如舍日就火而曰吾以求明不得謂就火非明聚蚊成雷集蠅於鼓枍耳者震矣

目睟不蹙斂分立乎曠野而天地在宥交睫焉則化矣吾不知目自象生與象自目生與目瞑則象忘心瞑則目忘天地瞑則心忘心忘然後萬物生

善治邑者御氣其次審幾理象爲下象者治亂之已著者也幾者將動者也氣者未形者也御氣奈何亂則從民欲治則節民欲

貧不矜儉賤不矜勞分也耕不相饋米織不相饋絲固有之也仕多金士多才分也固有之也

越人與吳人訟吳人來告理正於越明日忘其辭越人

復來髮髮乎說之勝於奕也理無兩勝聽無二聰先後異執故奕者爭先

生物萬類充積寰區窟宅攸分常異斯判故習聞者狎猝見者驚明哲之徒胸羅萬有變怪紛出視爲故常如是而天下無復可驚之事身植於地地託於虛星隕山崩淵傾土陷君子知孩提老耄天壽無常故怪石巉巖驚濤澎湃寸心坦蕩萬象和平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懼之事治水導源拔木窮本君子信其所信疑其所疑如是而天下無復可慮之事三者旣絕而吾心定焉心定

而識明識明而才練是故成大事者必靜知定理者必
閑
天地賞罰賦於命帝王賞罰存乎遇衆人賞罰託諸名
命即其身遇庇其子孫名百世而不可更是以君子遠
命遺遇而致慎乎名
金銀珠玉積精成寶光氣發越抉地燭天故人得察而
出焉夫寶之在地也重泉錮之累石封之且猶不能秘
況於人之堂室乎
物類無錢刀而生不苦飢羽毛鱗甲無衣飾而冬不苦

寒人之有寒衣寒之人之有餒錢餒之也持粱而處羹膾卽甋羽也鬻貨自殖金玉皆砥石也雖肋一寸敝帚千金其不忍決然捨去者守故之失也前嶺後溪中追虎狼舍命求免搏獲康莊自奮之力也善乎宗子之言曰行莫悲於依人依人而食者貧依人而行者賤貧可爲也賤不可爲也故君子貴自立

火之炎上以求直也偏氣而偏水之就下以求平也依形而陷故能使形氣無偏陷則火直而水平而人無憾於天地矣

火性陰以趨陽而炎水性陽以就陰而潤無陰陽則水火䝨

宗子述其鄉人恃强凌弱慨然歎人事之變焉天河生曰不然人或謾駡菩薩稽首金剛此非世情之殊努目低眉所自取也夜行遇犬卻立避之其相偪愈甚俯身拾其若將搏擊而前則搖尾而竄矣

宗子又言趨避禍福之報天河生曰夫何爲哉捕魚者設網中流而已持竹環而擾之魚爲所驚爭就安逸之所不知其入於殺矣求樂得苦避禍而反蹈之人世間

事固不可以智力爭乎

鯨魚暴鱗於白日之中獨天耀海螺蚌之節綾羅被光爲鯨鯢不爲螺蚌可也欲螺蚌之皆如鯨鯢不能也故士不舍巳從人亦不强人就巳

人生以中年爲則過此有子弟之奉未至則待養於父兄盡一人之力勤入儉出歲獲百金數口之家免於凍餒數口者各勤所事可以贍給姻親姻親苟安恤及黨獨故一人力作而家道與比戶敦睦而鄉俗厚合省會郡縣無有惰民惰士而天下安矣

犀貴角。麝貴臍。鶡貴尾。蟻貴珠。貂貴毛。蠶貴絲。蠵貴甲。孔雀貴翠。蚺貴膽。然而犀麝諸物死矣。尾累虎。鼻累象。耳累狐。項足累鶴鷺。刺累蝟。絲累蛛。身累蛇。涎累蝸。甲累龜。鉗螯累蝦蟹。然而虎象諸物生矣。是故生於累。死於貴。

善趨時者必審幾。言語顏色舉止。毋虛發。毋妄投。毋有遺而不徧。周旋履座。則注意精粹之間。密邇權門。則投契神明之地。是故將餂以言。精吾聽。將餌以色。審吾觀。言不猝施。色不遽動。此之謂二。將詔長人。恥寓詔於莊

謏畏人喻託謏於直暱畏人鄙寄暱於莊此之謂三寓探其意而先發之以示敏試其識而故反之以示愚投其好而巧合之以示智攻其短而曲護之以示惠動其驚而緩承之以示閒此之謂五逆夫敬人之父不如譽人子最人之弟不如憂人妻善詞翰者與言文好馬劍者與言武逐聲色者與言動耽泉石者與言靜此之謂四逢四逢五逆二將三寓之術具則雖之蠻貊而可行矣然而君子以爲勞也不爲

豁達之與放蕩儉約之與吝嗇謹愼之與拘牽簡默之

與深險倜儻之與猥佻慷慨之與浮靡坦白之與麤野鎮靜之與空疏忠厚之與顢頇精明之與刻薄相似也而背道如燕越故觀形不如視神視神不如察氣豁達氣博放蕩氣散儉約氣固吝嗇氣縮謹慎氣定拘牽氣滯簡默氣和深險氣沉倜儻氣超猥佻氣薄慷慨氣豪浮靡氣流坦白氣眞麤野氣陋鎮靜氣定空疏氣囂忠厚氣寬顢頇氣鈍精明氣清刻薄氣促持此以相天下士於擇交用人之道思過半矣

山林枯槁猿鹿同羣顧盼簪纓希沾一命於是有周彥

倫徐師川盧藏用等始終易轍之流仕籍初通隱慚樗散俯首權要乞引求援於是有楊再思趙師𢍰許及之等廉恥盡喪之輩迨夫職典樞密位極人臣覬覦宮廷患得患失於是有王莽曹操司馬懿等肆行篡逆之徒至於尊居九五玉食萬方壽命無權空卑自殆於是有秦皇漢武希志神仙之主故當身依魏闕歷職淸華覩夫嶺表崎嶇不可暫處然而鄒浩范純仁蘇氏軾轍之謫無異登仙矣素性疏放習處晏安覩夫困頓囹圄殆將求死然而楊漣沈鍊楊繼盛之獄英聲正色千載如

生矣故縱情則登諸雲霄而不足矣志則納諸鼎鑊而嘗甘否泰固俄頃之事哉

北人尙眞樸其失也野南人尙文采其失也浮然耕稼粉靚不失爲善類金玉其外無救於中乾故君子與其浮也毋寧野與其通也毋寧介與其媚也毋寧死而無所容若夫內希材藝之名外襲矜夸之貌又所謂遺珠喪玉僅存蚌腹者也

美質之生必有一相累之物與爲附麗而始終之生於命根於性雖天地之力不得而禁焉故旱雲有風戾木

有蘊芳蘭穴蟻美玉棲蠅

屏衆物而負息衆欲而壽屈於衆志而伸勢無兼營道無並進君子無所有故無所不有無爲故有成故曰無虧不盈無陂不平

驅燕人以操舟檝必折強吳人以御車輪必摧不習故也習於天者寒暑狎習於人者氣質遷天地之道漸道也善習者無不能

人有恒言曰古今人不相若非通論也孔傷借馬孟慨攘雞書載頑民詩陳淫俗故知上古不必無澆薄之行

後世不必無渻厚之期蓬陌生麻雞羣立鶴其翹然特出者麻與鶴也今古一也

毀我福我譽我壽我賊我辱我息我者服我見爲美而大惡隱焉見爲害而大利存焉消息無端損益對待故曰天道如環

天不時不生百穀不時不成時猶機也迎機而導之事會適至洽然成功故曰乘時度勢太上乘時其次因時其次逐時最下不識時與人家國事而迂怪謬戾不以時成者未之有也

徑尺之路安而行之夾以不測之淵則股栗色變神懾於虛也佻達之子性質汚陋衆人所鄙棄而其父母金玉寶之情辟於私也守形累影鎔色歸空障目而明塞耳而聰

凡欲生於竅造物者之不能不竅造物之苦心也不竅無以生竅而欲又即於死不獨牝牡然也耳目口鼻皆牝象耳牡聲目牡色口鼻牡臭味牝之得牡而定猶乎牡之依牝而安也夫竅則安得不欲也

土地也配天而生水火水火餘氣生金木金木不足與

水火埒水火不足與土齊書云五行利用也辨性也體其輕重未爲適均生剋云乎哉

耕者畏暴而天不藏日行者畏潦而天不厭霖非忍也所忍者小而其所不忍者大故旅雖潦不懼行農雖暴不憚耕

四

吳人患弱日日引鏡視顏色問人曰何以得强人曰藥之其可也乃購參苓鹿茸朮早暮服之毒發暴死或曰藥亦死人乎曰慮其死而藥之不能已於藥者也可以不藥而藥焉得而不死

百果之實名之曰仁後儒言仁者千百其辭莫能過焉其貿之兩者陰也貿之兩而中含一芽者陽也性體具足而發生無窮仁之實也

蜩之在林也蟋蟀之在砌也枝隱葉蔽莫或見焉然而持竿籠火者跡而得之聲爲之招也虎嘯而谷風生君子慮虎之病於嘯已

山雞得水而舞舞未已而雞者獲焉故龍不辭雲豹不釋霧

春草出而蚱蜢興昆蟲出而百鳥哺生於飴者嗜甘生

於藥者嗜苦生於糞者即嗜臭異哉其所自生即其所以養生也故世有餧人無孬物

孩提暱母而遠父萬物親地而遺天天可遺乎哉果穀之寶也帶根於幹而臍孕於花蒂吸地精臍收天氣去其芒焉則餧矣微之又微而至於荑稗爲草寶爲天地之性皆備奈之何以人而遺天哉

鉢池山農

琴園夢略

翩鴻者僑寓揚州奇女子也姓顧氏名字不可書軒轅生初見其貌仿彿其神容而擬之曰翩鴻父某為江南名幕愛女若拱璧教以文字少長善詩詞工花卉然不作閨閣柔曼體以是益奇之咸豐壬子粵賊初出廣西翁方客揚州太守署上書當事謂宜仿　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重扼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即甚猖獗○

終爲釜底游魂其成禽可立而待不然則長江之險與
賊共之吾未知所底也當事方奉　命出師泝江而上
得書不懌曰布衣而與人家國事將謂天下無人耶且
置我輩何地也命太守屏去之太守素重顧欽待如故
而同人隱相揶揄翁微聞其說恚甚後半月疽發背死
是時翩鴻年十七依母以居弟一少翩鴻五歲家故貧
祇傭一嫗翩鴻時就門內市蔬果雖體態輕旋而眉宇
有英爽氣見人不甚避言辭磊落不類常女居恆以鍼
黹佐母晚就燈下課弟讀率以爲常宦族富家慕其才

色。問名者踵至。母錯舉以試女意。輒涕泣誓不嫁。願終養母。他日復言。則曰。且俟弟長納婦。母左右侍奉得人再議兒事未晚也。軒轅生者。揚州旁郡人。兩齡失母。十三喪父。出就外傅。時時會文揚州。性鈍拙。尤謹禮法。行遇婦女。避之若浼。將冠。娶某氏。閨門風雅。婉娩相得。然無世俗狎昵態。未幾。婦亡。生賦詩悼歎。哀音動人。雖子影自傷。而拘執如故。朋輩誑遊青樓。見妓女數人歡笑出迎。大驚。翔走。朋輩強止之。不聽而去。其迂謹如此。他日行過翩翩鴻門。翩翩鴻方與鄰媼語。生一見。意識別。卽私

念世間乃有此人悵望移時精彩飛越自是忽忽如有所失生之族人佐巾者業鹺於揚故有園亭甚盛距顧氏第不遠自鹽法更張日就頹圮生僦其東南一角居之闢門於叢竹之中略加脩飾易製膀額而更其名曰琴園入門有土山戴石雜植梅柳梧桂之屬蓊翳蔽虧迤邐而進山之北棟宇五楹翼然南向者天爵堂也自堂而東翼以曲廊達於山麓面川一小閣額曰拜雲閣之東北山石環疊曰洞曰巖攀巖穿洞見有竹籬茅舍隱現於林木之間者曰香草盦流水外抱約略橫之藹

莊其崇羅列階砌過此而西則傑構凌雲窗檻軒爽所謂比玉樓也樓之西南爲水榭廣二三畝中有種星亭環亭皆白荷蕩槳可登別有長橋曲折通於西北佳境甚夥生所儗居者止此然登比玉樓縱目四顧已足以盡攬其勝時生方悼亡於樓下別闢一室顏曰聲香影夢之齋朝夕吟哦其中暇則與顧氏鄰里相往還並識其傭媼閒言款洽因盡悉嫋鴻爲人愈致敬慕朋輩傾知之相與姍笑生曰吾敬其人非慕色也居數月鬱鬱不樂賦詩數章乞傭媼達之媼謝不敢曰是非尋常兒

女子吾雖日侍其側愛而畏之妄語不能出諸口何况女辭生日吾詩無他致敬慕而已媪笑曰異哉君乃何人彼欲君敬慕何爲者雖然君志於此有日矣吾姑試之他日嗣鴻曉妝將竟媪從鏡中對女而笑女回顧曰何笑媪曰吾笑癡人女曰誰癡媪曰敝務才揚揚從門前過有物自袖中墮而不知也吾又不識字女曰物何在媪故從懷中袖底探索以呈女先是顧翁之歿女痛父以憂鬱死時時悲恨翁遺寶劍一懸女室中每念母氏操勞弟幼不克振門戶則挲劍拂拭歎曰奈何不作

男兒生詩第三首偶及此意云入門天上隔蓬萊新詠傳聞滿玉臺敢以塵凡窺上界願通文字識清才中郎得耦寬誰訴伏女傳經志未諧我亦青年悲失怙劬勞心事有同哀耦鴻見詩初不懌媪憫憐將通去及讀至此淚涔涔下以爲忠厚之言與時俗輕薄者不同勸媪曰汝識其人他日再見還之拭淚置詩筆袋中遂詣母所越二日生復過媪媪入携詩函還生戒之曰後勿復爾生還園啓函則已作之外別有七絕一章詞云飛來詩句太無因獨感劬勞數語真一世男兒千古業莫將

情語向閨人生請竟且喜且感女既倉猝付詩已而悔之尤悔顛八二字之誤時時以為憾自是不復相通矣生獨居園中形神消喪常作小詩以自遣一日散步城外將及平山堂見一道裝者來鬚髯飄飄童顏皓齒摩肩而過曰惜哉此生有才無命生覺其異招之不答追之則步履甚捷常在數武外不得已揖而號之道人回視曰何事見此生遽前備問身世因果道人曰某何所知先生問道於盲矣生攬其衣而哀之道人曰雲谷有言禍自已求實精秘神與世沈浮子雖窮薄命然靈根

自在吾嘗保固其靈結來生再見緣也言已探懷出一
小方鏡授之背鐫八卦月七情之鬱不可排遣但如其
方位置之枕下可也雖然樂不可淫思不可縱反是禍
已生受鏡納錦囊中視道人已杳歸而啓之一如常鏡
弗以爲異也又數日諸友過訪置酒香草盦款之談辭
歌呼極歡而散生念之數子者上有父母之蔭下有妻
子之奉宜其意氣發揚不復知人間有愁苦事而已乃
幼作孤露對影徬徨悲從中來不能遏抑因憶道人語
出鏡反覆諦視卒無他異隨手置枕下倦而睡去間有

叩門聲甚急自起啓門則身在家中左右報曰父翁歸矣生急出迎果見父自外入恍惚似久客乍還者遽前牽衣大哭於是諸兄姊弟出謁祖母以下坐堂上父人問安已問兒輩讀書何似性情賢不肖能否成立堂之東偏立一姥亡婦侍側冠帔莊肅生不識以問父父曰癡兒此汝生身母也生憶戲時所懸影象彷彿相似即詣前跪抱姥膝愈哀哭不自勝母撫其首曰兒今長矣我病臨危呼乳媼抱兒偏前泣無淚語無聲兒識之乎猶憶殯葬招魂時兒嬉戲乳媼懷中手捧神主墮地旁

人感歎有泣者兒猶歡笑不已乎我雖去兒然魂魄
不舍兒者經幾何年兒今長矣言至此哽咽不能語聞
堂後雞鳴聲父料理楹書畢乃曰我暫歸不能久留當
復遠行兒剛方品守身勿爲世人嗤笑則幸甚生攬父
衣不放父揮之仆地而醒顧視一燈熒然風葉打窗淚
溼枕上如冰淒歎久之而東方白矣自是每有思念置
鏡瓶夢夢輒清晰如平時他日或傳翩鴻病輾轉思念
計無復之已而拍案大喜曰吾有寶鏡何不以試翩鴻
如前置鏡臥終夜輾轉寂無所遇晨醒愠曰道人誑我

前者特偶中耳移枕出鏡則鏡背向上八卦方位亦顛倒乃自引咎是夕焚香默祝再試之果見翩鴻在前捧一無梗蓮花不言不笑望之不可即欲趨向前而翩鴻又在後追而卽之大聲發於戶外幾見白額虎跳躑而來勢將撲生大驚呼救奚童隔戶應之乃知身在琴園中心惕惕不知何兆已而恍然歎曰吾乃今知道人之餉我厚也人生所不可必者醒時事耳醒不可必夢愈可知而我能必其夢則何不以醒爲夢而以夢爲醒乎於是盡悟眼耳鼻舌身意皆如鏡花水月無一實相而

情亦漸漸灰矣。明年癸丑。當事自九江折回金陵。粵賊水陸蔽江下。江甯告警。揚州紳富皆遷。顧母既以客籍僑居。無肺腑倚託之親。又絀於貲。不能他徙。乃召鄰里及曩時媒妁議曰。弱女性執。戀母不字。吾初不忍拂也。今事且急。老婦生死不足惜。如宗祀何。日前聞名諸家有可議訂者。吾意酌許之。庶幾藉葭莩之誼。庇蔭寒門。或者攜挈遷避。不致坐而待斃耳。媒曰。惜哉。早日言之。甚易事耳。今聘者已聘。遷者已遷。寇亂方殷。誰有閒心議婚媾者。無已。且試圖之。明日。生與傭媼過於途。得悉

此言即託爲媒媼曰媒非我所宜言言之則前事且敗西鄰錢媼爲主母所信任君往誅之其諧乎生如言託錢往返酌議有成說矣翩鴻言於母曰母以禍亂方劇趣議姻事爲避兵計兒何敢違第亡父一棺淺厝郊外非先卜葬不可母曰兒言亟是甚矣吾之脊也復命錢媼致意於生生擇期納聘數釧衣飾之外別奉三百金而先以猶子見禮得以便宜議事遂於三月十日安葬顧翁畢後三日遷顧母子於下河方是時翩鴻已知問名之人即前投函之人愈悔和詩之誤懊恨累日旣而

曰吾自有兩全計生旣從顧至下河而江甯失守信至旋陷揚州遂薛顧母爲從戎計出入江南軍中上書軍門大致謂金陵旣爲巢窟勢難猝拔若圍攻過急地廣賊衆斷不能聚而殲旃一旦潰決而出東南財賦地勢必不保則得不償失所傷實多不如以殘破郡縣委之而力保完善之區餉糈亦有所自出其由安慶北竄之賊宜別請大兵由齊豫夾擊而南不責以殺賊復城而責以阨河爲守斯爲要策不然金陵形勢牽綴重兵彼得以游騎衝突橫行萬一畿輔震驚則肘腋之患而腹

曆之變曰軍門以爲然先是有張繼庚者江寧諸生陷於賊以計出城見軍門約爲內應謀洩被害事載金壺遯墨中軍門初見繼庚疑信未決生故相識以八口保之及事不成歎曰天未厭亂十年之刼未易平也臨江設位酹酒而哭之遂歸下河議婚期翩鴻誓不離母不得已入贅於顧女先期請母別婚室爲內外間外間設妝奩帷榻之屬而更設小榻於內以一婢自隨廚見合巹如常儀已乃獨入內室使婢奉書一函生大驚訝啓函讀之略云妾以蓬門陋質得侍左右又蒙厚誼嘉惠

先人窀穸既完封樹斯固老母弱弟並獲安居仁人之心存歿均感顧妾所悔恨者和詩一節深用疚心外人不知因緣有定風鶴之警事會適然將謂投函在前若老母别有其事因而成之以滅其跡者捕風捉影之徒或且更甚其詞百歲身名永爲瑕玷自今以往侍巾櫛任中饋澣濯縫紉惟妾主之分牋滌硯惟妾司之親暱至此欲不謂之夫婦而不可得已獨至牀笫之間決難依侍一則幼年本志誓不出閣葆其貞固可遂初心二則投詩之時初無他意願以恩義終始勿及於私庶不

使憐才慕色者得所藉口三則男女之別判若幽明稍涉嫌疑便成苟且妾欲以光明磊落一矯其風作世間一奇女子惟君子鑒而許之世俗恆情每言宗祀爲重則小星可納妾當以房老自尊否則故里中別聘名門妾亦可自居外室曩者初讀大著識爲端人正士繼以慷慨行事方駕古人若不以倡隨爲樂而沾沾於情欲之間則是妾以豪傑期君而君乃自蹈於庸俗者之所爲甚非妾所望也生覽未竟笑曰世間寧有此事然素知女性執拗不可驟罔擬緩圖之而小婢趣生安寢入

闥內室門矣生既就枕寂無聊賴念從古未聞之事乃於己身遇之當亦孤獨之命有以召之也歡情未洽轉爲傷心後數日顧毋聞之勸女者再決意不從每旦晝見生飲食言笑凡所以承順夫子者甚摯且周日落燈明則面冷如冰凜然不可犯生乃盡出平日憶女之作冀以引動柔情女繙閱七絕一首云沈思無計夢無蹤萬種低迴一顧中深夜焚香花下祝不能歡會莫相逢笑曰不通太甚是相逢必歡會世寧有此理耶又閱七律數首云卍字闌干小閣前柳梢新月晚涼天蠶絲繞

銷空成繭鳳喙煎膠不入絃私祝芳魂同化蝶密將春
恨付啼鵑人生有意無言處贏得傷心度少年昨宵前
夕此星河曲曲屏山幾度過隔戸曉風防落葉虛窗清
影度秋羅袖中宛轉丁香結枕立凄涼子夜歌睡起登
樓天際望斷腸人遠綠楊多一度相逢一自持等閒何
敢撥相思欲通顛語心先忖怕觸微嗔性未剛涼雨簾
櫳花落早晚風庭院月升遲百廻𢹂旋干將息消受低
頭不語時水珮雲裳弱不勝風情霞思欲飛騰微波曾
[illegible]價幽逕深防睡鶴惜春冷壺尊花外助夜閑樓

閣雨中燈分明窗下聞輕語碧漢紅牆定幾置女止不閱日皆可焚也觀之無可觀詰之不勝詰自唐人李義山韓冬郎輩作俑於前至本朝王次囘袁香亭輩放言於後斯文掃地作孽傷天何苦以有用之精神博他日無窮之困苦哉先是生在軍營同事有常州君者跛一足性陰險人皆惡之生刺以詩云脛如宣聖當時叩腳未觀音宿世修天上有仙為伴侶人間無路不崎嶇女曰君作而彼不知不足以洩憤君作而彼知之更足以招尤且君所刺者一人凡天下之跛癃殘疾體相不具

者皆將抱憾於君夫彼豈得已哉生自是不作游戲刻薄語女嘗從容詢生家世及前室性情生曰婉而靜頗以外家貧屢受譏訕坐是抑鬱病女曰貧有何罪甚矣其懦也若我處之便大書窮字懸於額謂其謂我何詬未畢有生同學友過訪生出女隨至屏後窺之適以奕事相辯駁友不服生盛氣凌之其人忿而去日晡小雨生語女曰頃無事圍棋可乎爾鴻每與生將故爲拙行局終輒負二三子至是設局布子生負甚兩角受困其一少有生機女又斷其道以塞之左右求活不得生急

曰逼人何太甚耶女曰君亦知受逼之不可堪乎何曩逼衆友之甚也生悟而笑局消終而鄰家訴誶聲大起蓋姒故尖刻陰險是非而陽爲好人娣揹貧常容於外則使子姪以非禮欺凌之娣既屢受侮積不能耐以大義相責備姒聞愈恚遂唆撥箕帚細故頻致勃谿鬩鴻遣婢以母命請其娣而自往見姒曰人人皆言姒狠而娣善以吾視之娣誠善矣而姒固未爲狠也天下甯有狠人讓人以良懦之名而自居險毒之實者又甯有眞狠人授人以有理之柄者姒乃合掌誦佛曰善哉善哉

惟姊知我我何能狠翩鴻曰吾爲姒計不如因而善之我善而彼亦善也是爲兩善處家能兩善抑復何求若我善而彼不善則罪有所歸矣姒大笑曰姊眞能言我聽之如飲甘露如痼疾得良藥自今以往以手折箸曰所不悉遵姊言者有如此翩鴻拜曰果爾姒見翩鴻拜急止之曰我當拜姊奈何姊拜我翩鴻曰果爾則我等鄰人耳朶中淸靜多矣如之何不拜乃歸語姊曰不喫齋不足爲好人藏圜曲子有云君不見走正派的人兒喫盡虧自古國家大事且如此何況平民且彼長技亦

祇口舌雖甚耳豈能如市井無賴以一指傷人哉今日飯吾家飯後歸未晚也潸泣而去生嘗以讀書嗜酒得咯血症醫藥不效勢危甚女晝夜侍疾衣不解帶一日進參湯中有薄肉數片生問何物女曰羊脯耳自是血止飲食漸加遂愈女因以戒酒勸生他日復飲友人所夜半醉歸留女同榻不可生慍曰是絕物也吾將強焉奈何翮翮曰有是哉吾日勸君節飲而君不能從人固各有所好也且吾謂君風雅士故以人情所難者期君若竟出於強暴者之所行妾何賴焉無已君且安眠妾

以夜子何如生諾之女入內室久之果復出出即滅燈和衣臥牀側生素知女性剛極意款洽天未明郎去明日見女出適如常疑而詰之女笑曰吾有替人何須窮究乃知夜至者婢也生前以詩詞見焜於棚鴻間有所作不敢復相示藏之篋中女乘生出搜閱之有疏影詞詠影云香雲冉冉比個人姿態還更輕倩立也亭亭行也珊珊無言悄倚深院角巾依約當屏背和壓鬢花枝低顫任生綃祠防揣來無此丰神淡遠　猶記納涼庭院那人正背立衫袖風飄還似春雲淡似秋烟幾曲闌

千尋徧分明轉眼簾波碎換不轉真真半面更晚來落
照低迷化作一庭幽怨又八聲詞點絳唇唾絨聲云繡
閣春濃雛鶯調舌花梢地石華游戲淺碧深紅意　錫
線頻添暗倩雙鬟記脂香膩微聞蘭氣心是檀郎細滅
字木蘭花步屧聲云蓮花淺印聚得金鈴誰最顫側耳
來遲最是樓居夜靜時　湘裙烟縷出没風前容細數
防被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憶秦娥押韻聲云蘭閨暇
咄花燕股輕輕研輕輕研思量覓窄那人前夜　釧企
微動還停罷裁紅剪綠花枝亞花枝亞闌干敲徧分明

窗下相見嗽卜錢聲云燈前覗語盈盈挪來輕笑向旁人佯說問陰晴　心中事眼前字是佯音却有一圈旋轉未分明又點絳唇閨情云生小幽閨等閒誰見麗兒半鸞絃乍按指下何曾慣　玉鏡爲臺羞畫眉峰淡燼烟散人前千萬不許思量看浪淘沙春思云人立畫欄東夢裏春融驚回花外一聲鐘四角流蘇尋不得一腌朦朧　蹤跡等飄蓬芳訊匆匆一灣流水弄新紅舊日春華何處是殘照淒風女閱至半歎曰語雖帶致情亦可憐矣自是稍假辭色看花品酒賭畫裁詩不異同心

益友倡隨之雅聞者豔之而樂不及淫夜歸內室如故又數日晨起聞門外嘑泣聲則婢以買花故與鄰婦相爭弟聞鄰婦詈曰小鬼頭亦不以正眼覷人我父理問叔員外兄弟秀才豈與汝輩鬬口舌汝家姑寧聾啞者乃縱容婢子欺人耶翮鴻即詣庭前召婢入罵曰汝不省事汝豈不知我家左右鄰皆夫人嬢子軍哉我日日閉門度日猶慮樹葉傷頭汝乃欲以螳臂當車太歲上動土誰聾誰啞我亦不解今日世而有何世家巨族而喋喋然以富貴驕人令我作十日惡鄰婦素知翮鴻爲

鄉里所稱默不發一語顧母居間勸解擕女入房生迎謂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令我咋舌女笑曰九子母滿頭簪花亦不見一分妍麗何苦乃爾時生受江南某帥聘去數月始歸歸坐女室中談世故話家常及暮久不出女乘間至外室反扃其門自詣媼榻臥而使婢侍生生旣屢不得遂意於女且怨且慕歎其不情又不便以倗眤亭反目煞風景一夕反側數四不得已於枕上出前鏡太息而視之及夜蘭澤沁體假之有人啓帷燭之果見爾鴻並枕臥生喜曰卿亦有今日耶我謂卿非鐵石

人遽前擁之女不言亦不拒梭時忽不見祇見一無梗
蓮花微雲護之冉冉而去生驚哭曰翩鴻何往視內室
門扃未啓第聞女醒喚婢聲乃悟明日翩鴻出羞澀之
態異於常時生私詢之女慍曰夢耳不必言矣何物妖
魅而狡獪若此我必搜鏡焚之啓篋傾奩不得鏡生自
尋之亦不得相與詫歎久之甲寅春生將北行而顧母
忽病日益沈篤翩鴻每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一夕跪
伏中庭久不起生從窗隙窺之見以左手劃右臂手顫
力剪不斷生私歎曰異哉何不右剪以判左而鈍拙若

是又見女奮齧其肉齒而斷之血滿襟袖間生爲淚落而不敢聲驚也母食後病勢較痊閱十數日復病竟卒女嬌啼悲泣迫不欲生謂自喪父而後依母爲命今母去吾心已萎不可活矣生勸慰再四略進水漿而形神交瘁又二十日亦病不起涕泣執生手曰全歸之義妾幸無負妾死從母無所憾惟覺梗夫子命生死不安自今別聘名門以承宗祀勿似妾之相夫不終也言已大哭生亦哭卒後二日殮面如生蓋于歸一年餘猶處子也生嘗與婢述女左手刲臂狀以爲慘痛婢曰吾憶之

矣。宮人乃不知耶。生茫然詰其故。婢曰。曩宮人病。孃子刲肉以進。實爲左臂。故今以右臂奉母耳。生益驚悼。至是始知湯中數片肉。實翩鴻玉體所煎也。生既葬女。北行道過廣陵。會官兵已復揚城。因詣琴園弔之。則竹木山石僅存。縱橫錯落於蕩池茂草之間。畫閣雕欄。俱如蜃氣樓臺。化爲焦土。而顧氏數椽屋。亦在荆棘中矣。追憶舊遊。悽然墮淚。踰土牆而出。將東行。忽見道裝者來。略致寒暄。向生索鏡。生曰。亡之矣。道人曰。吾固戒君樂不可淫。而君乃用之於房室之間。鏡無罪。豈可焚耶。吾

已收之矣君非祿籍中人寶精秘神幸誌吾言歷此小浴柔亦足省悟勿貽他日悔也生聞無梗蓮花何故何以兩夢皆然道人曰是皆薄命相也女子不壽又無所出何以異於花之無梗蒂者顧靈臺清潔不染六塵仙佛皆賤濁而貴清是以不梗而蓮耳生味其語爲之憮然而道人飄然沒矣

心影下 原名金壺浪墨

鉢池山農

鴛鴦印傳奇始末

鴛鴦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壬子秋月同宗生客遊金陵會飲妙香庵偶題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焉生聞之命駕往觀果見雲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蒼涼署名曰碧憐尾鈐鴛鴦小印諷詠至再私念閨閣中無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漏聲

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纔歇萬里山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澈歌舞樓臺蕭條庭院恩怨相生滅是誰分與一家一箇明月　使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游覽處也是一般清澈好夢烟沈春華水逝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却一時一箇明月蓋文闌見月隨筆所成碧憐讀之淒感累日和作云滄江浩渺問古今才人多少英華銷歇牘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澈芍藥春濃芙蓉秋老莫漫悲興滅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新月　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淒絕忽見新

詞添舊恨旅雁數聲悲潄彩箋飛羅衫露冷畫舫秋
風別靑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闋說多二字姑仍之
存其眞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
矣蓋女父泰翁蜀人而挈眷賈江南女年十齡喪母
繼母袁愛女若已出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卽工舅某
與蘭君故相識素及妙於題句互詢其人喜爲文字因
緣殷然作合說定議名中不能備載泰翁慮其誑也設
盛饌延諸文士爲詩會以試之生果魁首選因乞生詞
卷以爲聘而以玉鴛鴦爲報之期明年冰泮娶焉及春

洪賊圍攻金陵。居民數驚。一日訛言城破。妻方密藏珠玉。不見女。穴窗窺之。結繯將縊矣。急破窗入。奪其繯而止之。許以設法出城。覓安士。乃乘夜賄守門卒。以破衾席槀裹女。僞爲死者。哭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艤舟月下以待。既免。遂徙於溧陽。已而溧陽又警。兵勇乘勢刼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洶。鄉民大呼曰賊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倉皇哭泣。比至。實富民練勇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漁船載之蘇州。驚魂少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銳身渡

江。緹城而入。而秦氏已遷。採諸鄰人。曰。渠當山居不遠出也。生貌為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偏訪於句容溧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募遊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翁既抵蘇州。袁與碧憐皆大病。久而後安。歷寄生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闔門火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犬吠。男女雜沓。哭聲震天。翁歎曰。吾力竭矣。今復何處避耶。女持母哀哭曰。即有避處。兒亦不願行矣。言未已。土寇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仆寇驚而去。袁與秦翁趨視之。血淚成汪。首面襟袖皆沾污。幸咽喉未斷。氣息

僅存急取劑藥傍之時避兵者皆趨上海翁有中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焉舟至崑山忽遇潰兵虜翁去毋女益悲痛及滬貧窘告貸暫以紡織為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頓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香閣吟春矣卒酉春生以他事至上海聞有劉女能詩問其姓曰秦訪之碧憐也大喜袁聞生至亦喜顧纍時未肯相見問鴛鴦印猶存否生即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袁歔曰印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篋中當是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袁

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卻彼其才或者登金馬蹋玉堂為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鳳雲際會騰達飛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蹇屈父又被虜不返悲生不遇轉而自悲蓋掩泣私啼者閱三晝夜而病又作矣生以黃命卜吉前二日女病益篤哀泣曰君姑性烈三自經而不絕以為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有期吾亦得所倚而疾不可為矣奈何薄命之至於斯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示以頸創時女已彌留向壁臥扶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擕手欲解兩當衣

又勉力探取牀頭篋自指其髮袁皆曾意許之事見生悼逝詩中又一日而眼枯淚盡玉冷香銷矣至是始知生所題卷猶置懷間也予感其事爲成鴛鴦印院本以生與秦女爲綢繆以近年兵事始於陸建瀛終於何桂淸而結以大兵蕭淸江南示曲終奏雅之意惜丙寅淸水潭決稿本付諸東流故錄其梗概於此女之初死也生情傷氣促哽不成聲祇得賦事四韻云十年思憶苦長征盼到相逢病已成一縷青絲雙指印互藏懷袖畢今生又除夜拔寄碧憐云地遠天高兩不聞沈沈縫鼓

月黃昏眼枯見骨難通語心死成灰不返魂夢裏曇花誰得失懷中詩稿自溫存千尋海底尋乾土密種珊瑚結恨根亞過碧憐寵樓云知是蓬萊是翠微小樓妃故緣儂非有生便合情爲累甄死眞無淚可揮半臂貼膚親換與雙釵分股鴛鴦歸青天碧海憑相證化作輕塵也並飛其他悼逝作甚多不盡錄女詩詞亦多焚去祇存絕命一章云鴨爐香燼了無溫從此黃沙掩墓門儂是僵蠶卿是繭託憑絲絮裹春魂

離恨天雜記

瑤雪一生如梅蒂於霜苞於冰而著花於雪當空山闃寂百卉韜藏之會獨梅於水邊林下落落然自賞孤芳不風不雪不花梅方花而風雪過至非天既之實有似乎既之及乎陽和轉令而疏影横斜矣桃李當春鬧嘲冷諷宜哉宜哉

東鄰程生年四十餘父母具慶祖母歲八十在堂一女二男有田百畝秫園蔬圃陶陶然於世無求也生平如巳三五八許酒看花隨意游翫以爲樂出有定晷歸有常期一日歸稍晏則母氏倚門待之曰歸晏矣得毋饑

乎天或陰晦風雨驟至則祖母望之曰天雨矣得毋寒平生好爲人居閒解紛難程翁必委曲指示若深慮生之牽累受欺者蓋半百之人猶作襁褓看也生怒二子不學將責之程翁戲孫曰勿懼第往讀書若責汝我先責伊戴聞而笑曰我聞有祖父責孫者其子遽抱頭自責不已祖問何故其子曰翁責吾子吾亦責翁子諸孫聞之皆匿笑戴因謂翁曰今汝責汝子孫責孫子吾亦責吾子何如生與翁亦笑失聲戴又曰若祖若父今皆道貌岸然第不知螳螂蜩螗猶藏諸衣袖中耶手招諸

孫曰來來爲我羞汝父於是滿堂鬨笑以助祖母歡忻歡語間忽聞隱隱號哭聲甚哀遣人跡之則西鄰有孤子慕程氏天倫之樂而悲泣不能已也

好惡役於外物喜怒起於後天七情之中以哀爲至故嬰兒初生而哭萬物將死而悲視息人間情態萬變耳目所寓雖不淒然昔金聖歎與王斲山賭說快事至今爽人心神予嘗與瑤雪遞述哀情祇覺增我結轖節錄於左不知孰爲瑤雪語孰爲天河語也其一通衢廣市看來往人擾擾紛紛手忙足亂豈不哀哉　一生性不

能懂懂遂致無窮思緒誤於聰明觸色聞聲皆成苦趣豈不哀哉　一檐前蛛網自在分明蠅蚊睬睬投之欲脫不得豈不哀哉　一閨中刺繡迴欲完成窗影一皆白日已下豈不哀哉　一奔走權貴之家入室蛇行出門虎視豈不哀哉　一焚香吸煙逐風而出明明見之忽忽已沒豈不哀哉　一觀眉鼎豈不哀哉　一看螳螂豈不哀哉　一盛暑絺綌被體猶覺蒸鬱難堪聽鼓轅門衣冠整肅豈不哀哉　一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顧豈不哀哉　一寒士斷炊兩日不得已走告親知逡巡

入門欲言又止主人已察其意先訴艱難豈不哀哉

一殘花依樹繫屬甚微飄風忽來倏然而墮豈不哀哉

一妾樂時設想痛苦刻不可忍及已至前俯首忍受豈不哀哉

一別離時夢見親知歡然慰藉迷離半醒雨寂燈孤豈不哀哉

一腥膻所在羣螘叢之百沸之水將澆千萬聚而不走豈不哀哉

一羊豕初生即墮殺劫且不即殺而先養之當其養時飽食自得豈不哀哉

一東皐望雨南畝求晴此怨彼恩嘵嘵喞喞豈不哀哉

一庭前大樹衆鳥爭投枝葉凋稀搖頭不顧豈

不哀哉　一靑年作和尚豈不哀哉　一煮蟹聽釜中郭索聲豈不哀哉　一衆雀高飛飢鷹仰視豈不哀哉　一犬見衣冠不吠豈不哀哉　一滿面花團錦簇豈不哀哉　一春棄綿衣秋收紈扇豈不哀哉　一登山陟嶺卽壑當前更上一層仍非止境豈不哀哉　一旅館風月淸宵聽鄰人歡笑豈不哀哉　一刑官受賂堂下呼冤夜靜風淒敲扑如故豈不哀哉　一狐兎蹲踞墟墓間冷面看人豈不哀哉　一胞胎中物襁褓中人不及百年同歸塵土豈不哀哉　一狐穴城社以居狐

族愈蕃穴城愈空城久而傾壓狐同死豈不哀哉一
無可如何時作解脫語豈不哀哉後一紈袴子見之曰
那得許多苦境則應之曰卿自不知
余君石生名岱巖閩中奇士也足跡幾徧天下往客淮
揚爲予搜羅閨秀詩甚夥嘗說夢每言精誠所感夢竟
可憑且有夢中夢者友人某娶婦數載伉儷甚篤舊有
玉杯爲老嫗所破意殊怫然婦解之曰世間那有常存
物天下原多可恕人某爲敃慍爲笑而轉念惡其不祥
後數月將赴江南婦病已劇以貧故忍撇而行一夕泊

舟江干風激水湧恍惚間行至一山山下微有亭臺雪花飛舞遇一女冠子雲裝練帔說偈而來語多荒渺不可解記其淺近者云頭上非天吹氣可通脚下非地失足即空中間非人與汝相同又云昨日一恩今日一愛今日一仇明日一債末云焚思浣念割欲堪情回頭合眼放大光明某目其人似相識而裝束端嚴意欲前叩姓名倏忽不見因自詫曰夢耳醒而前行峰迴路轉忽見瓊樓玉宇滿塢蓮花別一女子迷離綽約艤舟而歌日年年飄泊作生涯屋是疏篷壁是花打得魚兒采蓮

子不知何處是儂家淒音促節雙淚俱盈某欲乘輿登舟女微盼不言折花擲之斷其梗低頭蕩槳而去某悵惘獨立茫然無所歸忽聞風雨颯沓聲千軍萬馬奔馳聲則榜人喧呼潮來披衣視之惟見月落江橫一燈如豆復自詫曰我已醒矣何以仍在夢中耶回憶前醉均非吉兆明年春渡江北歸始知得夢之日果即娶婦之後一日也閩秀詩評載前詩爲周氏女作誤

揚州王生幼喪父母繼母鍾愛焉年十九誤交浮蕩子私游狹斜將赴鄉闈之月母聞而訓之辭語淒惻繼之

以泣生亦泣受命誓不敢再蹈故轍由是自守甚嚴後數年母卒服闋復遇鄉闈里人喧傳有夢發天榜者見生與王文錦名紅綴金書鼓樂而出時某邑諸生王湧原名文錦改名以應之家故貧親友以其有兆也貲助而往生赴金陵試畢友人某招遊秦淮既至而兩設飲而宿焉五鼓忽夢揭曉鳴金報喜者交錯於途生亟自詢有無報者不答別有老翁語之曰汝事已誤猶望科名耶王驚寤則身卧妓褄汗流浹背遽呼同宿友低頭喪氣而歸他日榜發生不售而所謂王文錦者阜邑人

果膺鄉薦聯捷南宮焉及生見落卷乃知先擬堂備而復閱粱之評注批眼頗致惋惜計其日卽秦淮醉卧日也生意殊抱不平謂苟合私盟尚多咨詢於一妓乎何有何獨於我而嚴之疏其意用諸乩壇乩上大書云挾妓之過小欺覩之罪大生聞之如水灌頂不敢置喙自是偃蹇終其身

王子冬暮遊彭城生平困頓最甚時也除夕作書寄家兄叔丹云夜寂燈昏一念不起轉計身世悲來無端矣貧窶莫如乞丐之甚矣然其披髮夏爽暴背冬暄短杖

朝攄一瓢暮持愧恨絶少俯仰斯寬苟生固佳餓死亦
可至若某之一身不德百事無成聚鐵六州鑄成大錯
今將壯歲歷歷然餬口於四方固知朽蠹之材不遂於
大匠折翅之鳥無分乎層霄而且罔利無登壟之長求
富少執鞭之術處落鄉里出愧風塵夢魂恐其不安形
影慣而相懟昨自桃宿北行而後適遇災民東下之時
亂髮殘衣飛揚道路餘肢斷體零落溝渠犬吮血以相
爭鳥啄睛而不去嗚呼傷已方今奸宄竊發州郡流離
如病在胸四體已瘠如薪遇火中央始燃一旦附骨疽

成橫空敵起雖起扁鵲於九泉亦嗟束手箴長鯨於東海莫救燎原矣夫猥瑣之愚哲士所鄙一朝之患君子不言況抱杞人之憂尤愧莊生之達然而名業不立窮愁互攻初疑若冰續起如縷沈憂日積遠慮風馳腸如數轉之輪心有幾升之血頃者緗書滿夜翦燭寒窗鄉鄰僮僕之呼寂寞巡邏之柝獨影在壁闃無人來陰風擾衣疑有鬼至關河歲暮同心離居展此良宵供我遐想嗚乎傷已叔丹得書盡爲之三日不快也

聽因圖宗子悼亡作也宗當閨中絕命之日亞泰淮賈

醉之時繼室會稽氏初隨母兄自豫章浮江而下泊舟燕子磯夢一女子自道姓氏告以因緣所在會稽衞俯不能答臨行以鳳釵一枝簪其髻偏而去旣歸述其狀知爲前室相與歎息久之作圖以誌感宗子有句云羅裙舊夢飛蝴蝶玉軫新聲倚鳳凰謂此事也會稽自題云從古靡蕪空有怨託根芝蕙合相憐甘泉玉殉珊女史一絕最佳云傳聞淸夢託瑤琴我亦蹉年百病侵死爲故人求玉杵世間擬是女郎心初宗子年少氣盛又力矯時人私暱妻孥之習往往以箕帚細故發怒於閨

人甚至夏楚從事若嚴師之教弟子者宗子患噎食息需人會婦翁亦病婦以省父歸稍晏宗則大怒數其罪而責之婦卽時鬱暈而仆口角流沫昏不知人宗悔之時時以爲憾予聞其說棖觸舊事爲題一律云情是浮雲夢是烟畫屏風外綺窗前豈知破鏡飛明月猶爲清琴理舊絃金盒庭中拜星斗玉棺天上葬神仙人生無奈成離恨又種相思十萬年

蓮脩初歸攜書盈笥扃鐍不恒啓乙卯丙辰間予以夜讀得咯血疾蓮爲啓笥出書則皆道家言如參同契悟

眞竊之類不下十數種中以性命圭旨爲最善予笑曰藏此何爲將學仙乎曰仙則何能然以卻病有餘矣予受而閱之書分九節首洗心次安神次伏氣再後則工夫益上非所易幾矣予就前三節息心調攝覺前此紛擾倏忽不獨心無主先苦無心至是百體五官居然從令蓋以精氣神爲寶而以靜心節欲養之又三月而神明大充路血疾不藥而愈

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於鴉片者也少年流弊曰賭博曰狹斜然皆以金者爲之一日無金則止而不爲且人

亦屏之而不與焉矣獨烟癮既成不死不已甚矣其毒也揚州顧君孟平少聰穎能文章世以大器期之獨見鴉片而嗜其從兄苦口勸戒自誓以警之婦某亦以死諫曰君食熟者吾必食生者一日果下生煙三錢許灌救始甦顧以二人故爲止而不食者五年他日遊慕渡江復吸成癮婦諫不聽又吞輕粉撮許顧探知急以藥物解之而牙齦毒發黑矣閱數月婦病胃氣顧以鴉片進不食顧憐其痛力勸之姑吸一二痛竟大減已而時時悔恨懼人譏誚且恐自負其死諫之初心至臨卒前

一年肝胃交病任其祲痛徹骨搥枕碎帷而絕口不一吸彌留之際月飲白湯升許欲以洗滌肺腑及食不下咽泣不成聲猶勉力張目謂顧曰可以戒矣遂卒顧自是誠心痛改而受毒已深卒難立斷終於落拓不振云

王嫗青林八年五十餘傭工蓮窐有年矣辛酉春鉢池生方客粵聞土寇犯城積薪而火之遂自結束袖利刃聞宅外奔走聲遽投於庭池及奔者入乃家丁探信之人云是鄉民鬧漕專與縣官爲難今已刼掠官署而去矣嫗方守遺哭帝之挽之至是不待謌畢無與小婢救

道起幸先後頓刻間嫗又年老更事多如法調理嘔吐泥水而安嫗有二子一女先已倉猝出城日暮女復至招嫗同出且曰縣官敗賊於西鄉殺其頭目賊誓於今夜復讎不留雞犬今已鳴金齊人矣時西北風壯聽之果有鑼聲嫗曰我出則主母必死奈何女曰盍請主母偕行嫗以告道不可曰行將何往今日之事寧死不野生無二說也然汝女以愛母之心至欲去則去勿爲我所累嫗曰主母倘不惜死我一老婦人命值幾錢遂不行女泣而去少頃二子又至如前言嫗決計不出時

城中啼哭聲。遠載儀筍聲。犬吠聲。提男挈女追呼聲。半夜始息。其安居不動者。四人而已。賊於某氏祠堂果集數百人。以無先鋒。竟不至鉢池。生歸而問其事。曰嫗可敬也。從于女之言。竟舍主母而去。不得議其非。投池之初。利主母之死而不救。席捲所有。諉之他人。又何暇治其罪哉。賞之二十金。奬義也。誌喜也。予猶以爲薄也。蓮邮之終其身云。

張媪者。邑之城南人。夫以米肆爲生。而家與仙姑祠相近。一日張忽病狂。自批其頰曰。我欲行道濟人。非汝服

役不可不從死汝子再不從死汝夫張初不知服役何事濟人者何人也其夫曰是必仙姑之類耳我雖賣米家世固清白奈何令婦女拋形露醜作巫覡行哉不許張僅一子果以驚痔殤未幾夫又病卒痛懼殊甚不得已泣而祝焉第家貧無以餬口乞緩數年神許之會有士人眷屬避兵淮上者僱人得張約他日相從南行而神於房中竈下時時降張身磨折百端若深惡其去者將行張以實告爲人以自代士妻某氏故英爽不信鬼神怒曰許我甚術而臨時背之我不信何神何狀必使

我親見而後可。張曰。是不難。他日南行。必過寶應泰山殿。神所常臨也。我請仙姑與主母自言耳。屆期。某氏率婢嫗及張之母女甫入殿。而張色遽變。戰栗汗流。作京語道神姓名。先爲張娼。留行次。述士妻家事。皆他人所不知者。語語符合。某氏乃大驚。自叩因果。神曰。卿爲紫竹山司書侍者。降生人世者三。性皆爽直。前世爲江西人。因發小姑私事。致其羞愧而死。今此冤猶未解也。宜誦心經萬卷。以禳之。語畢。遂別而南。由是某氏誠心頂禮。按日誦經。而時時慮後。思前。遂病疑懼。一日晨起。發

皐戰栗。一如神降張媪狀。語音頓異。趣焚紙錢甚迫。曰。仙姑來矣。遂以夫妾爲宿世小姑後身。求解寃結。終日憂愁悲苦。忍饑不食。若明若昧者。一月有餘。竟卒。士人痛其死不遠千里復就張媪𠙂𠙂然問之。而神不靈矣。鉢池生曰。予聞此事。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以爲有神不宜誑人至死。以爲象因心造。其始也究竟何因。且所謂小姑者人耶鬼耶。豈自古寃寃相報。剖以將錯就錯者了之耶。嗚呼。不可知已。

辛未中秋夜偶成金縷曲一闋。椎虹私與人言。謂言爲

心聲淒慼太過或非吉兆及十月望後四日果有喪偶之戚談者以爲詞讖予檢閱一過覺亡者病情存者心緒語語吻合在按譜倚聲之會固不自知其言之悲也詞云萬戶都銷歇奈何人淒淒泠泠清清時節記得輸蜆燕翼道魂夢飛懸 京闕留不住春風蝴蝶悔煞拈花成一笑墮紅塵永歷昆明劫嘅盡了子規血 年來詩味寒於雪更沈沈心如古井身如秋葉手製么絃彈羽調苦訴中懷淒切有誰聽悲歌激烈從此空山耕石老徧人間不見瑤臺月貞錯鑄六州鐵

咸豐壬子秋歸自江寧以對廳西間爲臥室鰥魚不瞑徹夜呻吟木落烏啼百感橫集天明登城放歌云神馳追不返爲逝景白日照不見重泉陰我歌此篇徹天之音天高無耳人死有心及辛未冬自上海歸暫處北廳西室霜寒月冷遙遙相對而回憶適及廿年人壽幾何誰能遣此今年春重至江南寓齋碧桃盛放感賦浪淘沙一闋云殘照暗窗紗蛛網橫斜年年春酒泛流霞寂寞簾櫳人去也想煞桃花　心緒亂於麻病裏年華斷魂零落各天涯萬事不如歸去好那是儂家壬申三月

託於雲間册次

前悼亡詞王子作也是年春歸自蘇州生死匆匆闕爲面訣夏秋又東至海上南涉江水北走彭城急景如馳殆將卒歲始得爲詩以志之云命短途長兩未思朔風催曉一相辭豈知江上停橈日竟是閨中屬纊時歸路安排猶絮語出門寬慰盡虛詞死生貧賤渾閒事雪涕臨風一面遲得無兒女猶爲幸到此分離轉易論三尺秋墳身外物百年朝露眼前人星河獨立迢遥夜風雨清眠寂寞晨遺挂分明書跡在相傳長逝恐非真近來

年衰邁匪百念皆灰更非筆墨所能述僅陸續述事數
首兼以自悼云年年蹤跡泛於萍不是同根性不親療
病藥空爐火滅勸餐書在墨痕新發民已備鰥孤獨薄
宦何堪老病貧廿載空空真一夢八閒誰識去來因春
花秋月共江湖線帖鍼箱瑣碎俱兵燹殘回同患難米
鹽無事肯糊塗藏金能備荒年穀數典真如記事珠看
是悼亡猶異體分明鶼鰈半成枯飛來奇病忽如癡不
瘳覺纏苦費思百種悲愁原屬幻半生諳詠竟何辭親
從弱水移桃葉欲向空庭種弱支依舊春殘無結果蛾

眉甘死嚴東施傳聞遺語特淒清早備雙棺殉死心先我長眠原是福撒人中路太無情鬧闖求友生不願料第論文世俗名爲爾沈疴行不得如今衰老一身輕又七月送柩歸葬云一從秋老別清姿早蔡霜華染鬢絲同榻友朋驚夢哭對門兒女笑憐癡窗書名字魂低喚來日闗河路不知送爾泉臺安穩去待歸同穴竟何時

吳中祝氏女、姿質端麗、性好潔、每言三日不浣則衣垢、一日不沐則髮垢、一時不灑埽則心垢、故所居明淨可鑑、飲饌非手自烹調者、不食、及笄、歸於梁生、婉婉相得、

春晨助讀秋晚歌吟十餘年如一日也已而生病遺矢潰衾褥女手滌之污及腕臂而不以爲嫌其篤於情也如此及生卒女絕不哭亦不言飲食作止如常親黨竊竊議之而不知其意也後一月而女病病即昏瞀暴卒特心口微濕氣息若有若無者七日一夕屍忽轉動守者皆驚避其膽壯者就問之婦乃拍牀哭曰吾初以爲吾夫之亡不能常聚於人間倘可相從於地下庶幾昭昭不足冥冥有餘故吾不哭不言默默求死者帀月今幸而死矣而不見吾夫求所謂閻羅者地藏者而皆不

可見茫茫然一片昏黑無所復之悲憤間忽見火光一輪如日初上其傍有人曰此天帝居也跪而求之見有金甲神笑曰此眞下界愚婦人也人世一切鬼神惟忠義烈節精誠寃苦之人死而不滅然且有聚散久暫之不同若汝夫者病久精亡惟其亡也故死死則安有所存予哀憖之而一輪忽降昏慘如初嗚乎信如神言則是吾夫竟無其人也則是百千萬年永無見期推之父母兄女以及於吾身一死而皆寂滅無知也吾是以慟也號哭三日夜淚竭心枯家人再進參湯呼之已殁